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十九　善五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

註言其廣也

疏河孟津也涇通也涘岸也涯際也渚洲也水中之可居曰洲也大水生於春而旺於秋素秋陰烝猛盛多致霖雨故秋時而

水至也既而凡百川谷皆灌注黃河通流盈滿其水甚大涯岸曠闊洲渚迢遙遂使隔水遠看不辯牛之與馬也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

疏河伯河神也姓馮名夷華陰潼堤鄉人得水仙之道河既曠大故欣然懽喜謂天下榮華盛美盡在已身

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

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

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

疏北海今萊州是望洋不分明也水日相映故望洋也若海神也河伯沿流東行至于大海聊復顧眄不見水之端涯方始迴旋面目高視海若仍慨然發歎託之野語而百是萬之一誠未足以自多遂爲無如已者即河伯之謂也此乃鄙里之談未爲通論耳

○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

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
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註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尚
之情無為乎其間
疏方猶道也世人皆以仲尼刪定六經為

多聞博識伯夷讓國清廉其義可重復有
通人達士議論高談以伯夷之義為輕仲
尼之聞為寡卽河伯嘗聞竊未之信今見
大海之宏博浩汗難窮方覺昔之所聞諒
不虛矣河伯不至海若之門於事大成危

殆既而所見狹劣則長被嗤笑於大道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氷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註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

疏海若知河伯之狹劣舉三物以譬之夫坎井之蛙聞大海無風而洪波百尺必不肯信者爲拘於墟域也夏生之蟲至秋便死聞玄冬之時水結爲氷雨凝成霰必不

肯信者心厚於夏時也曲見之士偏執之人聞說虛通至道絕聖棄智大毫末而小太山壽殤子而夭彭祖而必不信者爲束縛於名教故也而河伯不至洪川未逢海若自矜爲大其義亦然

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

註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

䟽河伯爲水乘流起於涯涘之表適逢海若仍於濟海之中詳覩大壑之無窮方鄙

小河之陋劣既悟所居之有限故可語大
理之虛通也哉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

疏尾閭者泄海水之所也在碧海之東其處有石闊四萬里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尾而爲閭族故曰尾閭海水沃著即焦亦名沃焦也山海經云羿射九日落爲沃焦

此言迂誕今不詳載春雨少而秋雨多堯遭水而湯遭旱故海之爲物也萬川歸之而不盈沃焦瀉之而不虛春秋不變其多少水旱不知其增減論其大也遠過江海之流優劣懸殊豈可語其量數也

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註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

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
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
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
夸跂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
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

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
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
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
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
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

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覩大而不安其小視小而自以爲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

疏存在也奚何也夫覆載萬物莫大於天地布炁生化莫大於陰陽也是以海若比形於天地則無等級以寄言受炁於陰陽則是陰陽象之一物也故託諸物以爲譬猶小木石之在太山乎而海若於天理在乎寡少物各有量亦何足以自多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

䟽礨穴蟻穴也稊草似稗而米甚細小也中國九州也夫四海在天地之間九州居四海之內豈不似蟻孔之居大澤稊米之在大倉乎言其大小優劣有如此之懸也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

○

註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跂

號號名號也卒衆也夫物之數不止於萬而世閒語便多稱萬物人是萬數中之一物也中國九州人衆聚集百穀所生舟車來往在其萬數亦處一焉然以人比之萬物九州方之宇宙亦無異乎一毫之在馬體曾何足以介懷也

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

註不出乎一域

䟽五帝連接而揖讓三王興師而爭奪仁人殺憂於社稷任士劬勞於職務四者雖事業不同俱理盡於毫末也

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註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

䟽伯夷讓五等以成名仲尼論六經以爲博用斯輕物持此自多亦何異乎向之河伯自多於水此通合前喻并覆釋前少仲

尼之聞輕伯夷之義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

疏夫形之大者無過天地質之小者莫先毫末故舉大極小以明稟分有差河伯呈己所知詢於海若又解若以自足為大吾可大於兩儀若以無餘為小吾可小於毫末河伯既其領悟故物我均齊所以述己解心詢其可不也已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

註物物各有量

疏既領所疑答云不可夫物之器量稟分不同隨其所受各得稱適而千差萬降品類無窮稱適之處無大無小豈得舉其所知抑以爲定

時無止

註死與生皆時行

疏新新不住

分無常

註得與失皆分

疏所稟分命隨時變易

終始無故

註日新也

疏雖復終而復始而未嘗不新也

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

註各自足也

疏此下釋量無窮也以大聖之知觀於遠理察於近事故毫末雖小當體自足無所寡少也

大而不多

註亦無餘也

疏天地雖大當體無餘故未足以自多也不多則無夸不寡則息企也

知量無窮

註覽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

疏以大人之知知於物之器量大小雖異各稱其情名不同故無窮也此結前物量無窮也

證曏今故

註曏明也今故猶古今

疏此下釋時無止義也曏明也既知小大

非小大則證明古今無古今也

故遙而不悶

註遙長也

掇而不跂

註掇猶短也

疏遥長也掇短也既知古今無古今則知壽夭無壽夭是故年命延長終不厭生而恨悶稟齡夭促亦不欣企於遐壽隨變任化未始非吾

知時無止

註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
不以長而悒悶短故爲跂也
疏此結前時無止義也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
疏此下釋分無常義也夫天道既有盈虛
人事寧無得喪是以觀乎盈虛之變達乎
得喪之理故儻然而得時也不足爲欣偶
爾而失命也不足爲戚也
知分之無常也
註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

故能忘其憂喜
疏此結前分無常義也
明乎坦塗
註死生者日新之正道
疏此下釋終始無故義也坦平也途道也
不以死為死不以生為生死生無隔故明
乎坦然平等之大道者如此
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
疏夫明乎坦然之道者生也不足以為欣
悅其死也不足以為禍敗達死生之不二

何憂樂之可論乎

知終始之不可故也

註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日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

疏此結前終始無故義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

註所知各有限也

疏强知者乖真不知者會道以此計當故不如也

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

註生時各有年也

疏未生之時無喜所以無憂既生之後有愛所以有憎

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

註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

疏至小智也至大境也夫以有限之小智求無窮之大境而無窮之境未周有限之知已喪是故終身迷亂返本無由喪已企

物而不自得也

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註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毫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

䟽夫物之稟分各自不同大小雖殊而咸得稱適若以小企大則迷亂失性各安其

○分則逍遥一也故毫末雖小性之可以稱
大二儀雖大無餘可以稱小由此觀之至
小之倪何必定在於毫末至大之域豈猶
理窮於天地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
圍是信情乎

䟽信實也世俗議論未辯是非僉言至精
細者無復形質至曠大者不可圍繞未知
此理情智虛實河伯未達故有此疑也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

不明

註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

疏夫以細小之形視於曠大之物者必不盡其宏遠故謂之不可圍又以曠大之物觀於細小之形者必不曉了分明故謂之無形質此並未出於有境豈是至無之義哉

○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

註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

疏精微小也埒殷大也欲明小中之小大中之大稟氣雖異並不離有中天機自張各有宜便也

此勢之有也

註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

疏大小既異宜便亦殊故知此勢未超於有之已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

註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

䟽夫言及精粗者必期限於形名之域而未能超於言象之表也

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䟽無形不可圍者道也至道深玄絶於心色故不可以名數分别亦不可以數量窮盡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

精粗焉

註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

踈夫可以言辯論說者有物之粗法也可以心意致得者有物之精細也而神口所不能言聖心不能察者妙理也必求之於言意之表豈期必於精微之間乎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註大人者無意而在天行也舉足而投諸

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
疏夫大人應物譬彼天行運而無心故投
諸吉地出言利物終不害人也
不多仁恩
註無害而不自多其恩
疏慈澤類乎春陽而不多徧行恩惠也
動不為利
註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
疏應機而動不域心以利物
不賤門隷

○註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

疏混榮辱一窮通故守門僕隷不以爲賤也

貨財弗爭

註各使分定

疏寡欲知足守分不貪故於彼貨財曾無爭競也

不多辭讓

註適中而已

疏率性謙和用捨隨物終不矯情飾辭多
讓

事焉不借人

註各使自任

疏愚智率性工拙襲情終不假借於人分
外求務

不多食乎力

註足而已

疏食於分內充足而已不多貪求疲勞心
力

不賤貪污
註理自無欲
疏體達玄道故無情欲非關苟貴清廉賤於貪污
行殊乎俗
註已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
疏和光同塵無可不可而在染不染故行殊乎俗也
不多辟異
註任理而自殊也

疏居正體道故不多邪僻而大順羣生故
曾無乖異也
爲在從衆
註從衆之所爲
疏至人無心未曾專己故凡厥施爲務在
從衆也
不賤佞諂
註自然正直
疏素性忠貞不履左道非鄙賤佞諂而後
正直也

○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
註外事不接於心
疏夫高官重祿世以爲榮刑戮黜落世以爲恥既而體榮枯之非我遠通塞之有時寄來不足以勸勵寄去不足以羞辱也

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
註故玄同也
疏各執是非故是非不可爲定分互爲大小故細大何得有倪限卽天地毫末之謂乎

聞曰道人不聞

註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

疏夫體道聖人和光韜晦推功於物無功名之可聞寓諸他人故稱聞曰

至德不得

註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

疏得者不喪之名也而造極之人均於得喪既無所喪亦無所得故老經云上德不德

大人無已

註任物而已

疏大聖之人有感斯應方圓任物故無已也

約分之至也

註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爲然

疏約依也分限也夫大人利物抑乃多塗要切而言莫先依分若視目所見聽耳所聞知止所知而限於分内者斯德之至者

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内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

疏若物之外若物之内謂物性分之内外也惡何也言貴賤之分小大之倪爲在物性之中爲在生分之外至何處所而有此耶河伯未達其源故致斯請也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註各自足也

疏道者虚通之妙理物者質礙之麤事而

以麤觀妙故有大小以妙觀麤故無貴賤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註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也

疏夫物情倒置迷惑是非皆欲貴己而賤他他亦自貴而賤彼彼此懷惑故言相也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

註斯所謂倒置也

疏夫榮華戮恥事出儻來而流俗之徒妄生欣慼是以寄來為貴得之所以為寵寄去為賤失之所以為辱斯乃寵辱由乎外

物豈貴賤在乎己哉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
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
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
註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
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
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
未覩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
傾不可勝察也
跡差别也夫以自足爲大則毫末之與丘

山均其大矣以無餘爲小則天地之與稊米均其小矣是以因毫末爲大則萬物莫不大矣因天地以爲小則萬物莫不小矣故雖千差萬降數量不同而以此觀之則理可見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

註天下莫不相與爲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爲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爲脣齒

者未嘗相爲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爲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

疏夫東西異方其義相反也而非東無以立西斯不可以相無者也若近取諸身者

眼見耳聽手捉脚行五臟六腑四肢百體○各有功能咸稟定分豈眼爲耳視而脚爲手行哉相爲之功於斯滅矣此是因其所無而無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也然足不行則四肢爲之委頓目不視則百體爲之否塞而所司各用無心相爲濟彼之功自然成矣斯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也以此觀之則功用有矣分各定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則彼我失性而是非殽亂也豈莊生之意哉

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

註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爲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爲也可見也

疏然猶是也夫物皆自是故無不是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天下無是矣無

不是則天下無非矣故以物情趣而觀之因其自是則萬物莫不是因其相非則萬物莫不非矣天下之極相反者堯桀也故舉堯桀之二君以明是非之兩義故堯以無爲爲是有欲爲非桀以無爲爲非有欲爲是故曰知堯桀之自然相非因此而言則天下萬物情趣志操可以見之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

疏夫帝王異代爭讓殊時既而堯知天命有歸故禪於舜舜知歷祚將改又讓於禹

唐虞是五帝之數故曰讓而帝也子之燕
相子之也噲燕王名也子之即蘇秦之女
壻也秦弟蘇代從齊使燕以堯讓許由故
事說燕王噲令讓位與子之子之遂受國
人恨其受讓皆不服子之三年國亂齊宣
王用蘇代計興兵伐燕於是殺燕王噲於
郊斬子之於朝以絕燕國豈非効堯舜之
陳迹而禍至於此乎

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

註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

○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絶滅○也

號毅湯伐桀周武克紂此之二君皆受天命故致六合清泰萬國來朝是以時繼三王故云爭而王也而時須干戈應以湯武時須揖讓應以堯舜故千變萬化接物隨時讓爭之迹不可執留也　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平王用費無忌之言納秦女而疎太子太子奔鄭娶鄭女而生勝太傅伍奢被殺子胥奔吳勝從奔吳

與胥耕於野楚令尹子西迎勝歸國封於白邑僭號稱公勝以鄭人殺父請兵報讎頻請不允遂起兵反楚遣葉公子高伐而滅之故曰白公爭而滅

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疏爭讓文武也堯桀是非也若經緯天地賤武而貴文若克定禍亂則賤文而貴武是以文武之道貴賤有時而是非之行亦用捨何定故爭讓之禮於堯舜湯武之時

○則貴於之噲白公時則賤不可常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疏梁屋梁也麗屋棟也衝擊也窒塞也言梁棟大可用作攻擊城隍不可用塞於鼠穴言其器用大小不同之也

○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

疏騏驥驊騮並古之良馬也捕捉也狸狌野猫也夫良馬駿足日馳千里而捕捉小鼠不及狸狌是伎藝不同不可一槩而取

者也

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

言殊性也

註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

疏鴟鵂鵂鶹也亦名隻狐是土梟之類也晝

則眼闇夜則目明故夜能撮捉蚤虱察視

秋毫之末晝出瞋張其目不見丘山之形

是知物性不同豈直鴟鵂而已故隨其性

而安之則物無不當也

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

○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註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爲是失我爲非適性爲治失和爲亂然物無定極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地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䟽蓋不盡之辭也師猶師心也夫物各師其域心妄爲偏執將己爲是不知他以爲非將我爲治不知物以爲亂故師心爲是

不見已上有非師心爲治謂言我身無亂
豈知治亂同原是非無主故治亂同源者
天地之理也是非無主者萬物之情也闇
於斯趣故言未明也
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
矣

疏夫天地陰陽相對而有若使有天無地
則萬物不成有陰無陽則蒼生不立是知
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者必不可行明
矣

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
註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
奚去哉
疏若夫師是而無非師天而無地語及於
此而不捨於口者若非至愚之人則是故
為誣罔
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
篡夫
疏帝五帝也王三王三代夏殷周禪授也
繼續也或宗族相承或讓與他姓故言殊

禪也或父子相繼或興兵篡弒故言殊繼也或遲速差互不合天時或違俗未歸逆於人事是以之噲篡堯舜以絕嗣白公効湯武以滅身如此之流謂之篡奪也

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疏夫干戈揖讓事迹不同用捨有時不可常執至如湯武興兵唐虞揖讓上符天道下合人心如此之徒謂之爲義也

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註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

之故順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

疏河伯未能會理故海若訶使忘言黙黙莫聲幸勿辭費也夫小大無主貴賤無門物情顛倒妄為臧否故汝於何推逐而知貴賤小大之家門乎言其不知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

疏柰何猶如何也河伯雖領高義而未達旨歸故更請決疑遲聞解釋我欲處涉人

世攝衛修道於何事而可爲乎於何事而不可爲乎及辭讓受納進趣退舍衆諸物務其事云何願垂告誨終身奉遵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註貴賤之道反覆相尋

疏反衍猶反覆也夫貴賤者生乎妄執也今以虛通之理照之則貴者反賤而賤者復貴故謂之反衍也

無拘而志與道大蹇

註自拘執則不夷於道

疏而汝也夫修道之夫應須放任而汝乃拘執心志矜而持之故與虛通之理蹇而不夷之也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

註隨其分故所施無常

疏謝代也施用也夫物或聚少以成多或散多以爲少故施張代謝無常定耳

無一而行與道參差

註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

疏夫代謝施用多少適時隨機變化故能

齊物若執一爲行則與理不寘者也
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
註公當而已
疏體道之士望之儼然端拱萬衆楷模於
物群彼萬國宗仰一君亭毒黎元必無私
德
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註天下之所同求
疏繇繇縣長之貌也若衆人之祭社稷而
社稷無私福於人也

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

註汎汎然無所在

疏汎汎普徧之貌也夫至人立志周普無偏接濟群生汎愛平等譬東西南北曠遠無窮量若虛空豈有畛界限域也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

註掩御群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疎而承翼哉

疏懷藏也孰誰也言大聖慈悲兼懷庶品平往而已終無偏愛誰復有心拯救接承

扶翼也

是謂無方

註無方故能以方物爲方

疏譬彼明鏡方茲幽谷逗機百變無定一方也

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註莫不皆足

疏萬物參差亭毒唯一鳧鶴長短分足性齊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註死生者無窮一變耳非終始也
疏處通之道無終無始執滯之物妄計死
生故老經云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
不恃其成
註成無常處
疏有物無方超然獨化豈假待對而後生
成也
一虗一滿不位乎位形
註不以形爲位而守之不變
疏譬彼陰陽春生秋殺盈虗變化榮落順

時豈執守形骸拘持名位耶

年不可舉

註欲舉之令去而不能

時不可止

註欲止之使停又不可

卷五 二十一頁

號夫年之夭壽時之賒促出乎天理蓋不由人故其來也不可舉而令去其去也不可止而令住但當任之未始非我也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註變化日新未嘗守故

疏夫陰消陽息夏盈冬虛氣序循環終而復始混成之道變化日新循理直前無勞措意也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疏前來所辯海若之談正是語大道之義方論萬物之玄理者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

註但當就用耳

疏夫生滅流謝運運不停其爲迅速如馳如驟是知百年倏忽何足介懷也

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註故不可執而守

疏夫流動變化時代遷移迅若交臂驟如過隙故未有語動而不變化言時而不遷移也

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註若有爲不爲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疏萬物紛亂同稟天然安而化之必自變化何勞措意爲與不爲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註以其自化
踈若使爲與不爲混一則凡聖之理均齊
旣任變化之自然又何貴於至道河伯更
起斯問遲以所疑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
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註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
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
已不爲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
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生

之情而秉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所以常全也

疏夫能知虛通之道者必達殊玄之實理達深玄之實理者必明於應物之權智既明權實之無方故能安排而去化死生無變於己何外物之能害哉以荅河伯之所疑次明至道之可貴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

註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

苦不能苦也
疏至德者謂得至道之人也雖復和光混世處俗同塵而不爲四序所侵不爲三災所害旣得之於內故外不能賊此明解道之可貴也

非謂其薄之也
註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
疏薄輕也所以水火不侵禽獸不害者惟心所安則傷不能傷也旣不違避亦不輕犯之也

言察乎安危

註知其不可逃也

疏所以傷所不能傷者正言審察乎安危順之而不可逃處之而常適也

寧於禍福

註安乎命之所遇

疏寧安也禍窮塞也福通達也至德之人唯變所適體窮通之有命達禍福之無門故所樂非窮通而所遇常安也

謹於去就

註審去就之非已
疏謹去就之無定審取捨之有時雖復順
物遷移而恒居至當者
莫之能害也
註不以害爲害故莫之能害
疏一於安危冥於禍福與化俱往故物莫
能傷此總結以前無害之義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
註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
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爲者至矣明內外之

分皆非爲也

疏天然之性韞之內心人事所須涉乎外迹皆非爲也任之自然故物莫之害矣

德在乎天

註恣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

疏至德之義在乎天然若恣人任知則流蕩天性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

註此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

疏此真知也位居處也運真知而行於世雖涉於物千變萬化而恒以自然為本居於虛極而不喪其性動而寂者也

躊躅而屈伸

註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

疏躊躅進退不定之貌也至人應世隨物汙隆或屈或伸曾無定執趣人冥會以逗機宜

反要而語極

註知雖落天地事雖核萬物而常不失其

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

疏雖復混迹人間而心恒凝靜常居樞要而反本還源所有語言皆發乎虛極動不乖寂語不乖默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

音玉

疏河伯未達玄妙更起此疑問天人之道

二十九

庶希後答也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

註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

○可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

蹏夫牛馬稟於天自有四脚非關人事故謂天羈勒馬頭貫穿牛鼻出自人意故謂之人然牛鼻可穿馬首可絡不知其爾莫辯所由事雖寄乎人情理終歸乎造物欲顯天人之一道故託牛馬之二獸也

故曰無以人滅天

註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

則天理滅矣
疏夫因自然而加人事則羈絡之可也若乃穿馬絡牛乖於造化可謂逐人情之矯偽滅天理之自然

無以故滅命

註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乎
疏夫率性乃動動不過分則千里可致而天命全矣若乃以駑驟驥而驅馳失節斯則以人情事故毀滅天理危亡旦夕命其安在乎豈唯馬牛萬物皆爾

○無以得殉名

註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

疏夫名之可殉者無涯性之所得者有限若以有限之得殉無涯之名則天理滅而性命喪矣

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註真在性分之內

疏夫愚智夭壽窮通榮辱禀之自然各有其分唯當謹固守持不逐於物得於分內而不喪於道者謂反本還源復於真性者

也此一句總結前玄妙之理也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跳憐是夔尚之名夔是一足之獸其形如鼓足似人脚而廻踵向前也山海經云東海之内有流波之山其山有獸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而行聲音如雷名之曰夔昔黄帝伐蚩尤以夔皮冐鼓聲聞五百里也蚿百足蟲也夔則以少企多故憐蚿蚿則以有羡無故憐蛇蛇則以小企大故憐風風則以闇慕明故憐目目則以外慕内故

憐心欲明天地萬物皆稟自然明闇有無無勞企羨放而任之自合玄道倒置之徒妄心希慕故舉夔等之麤事以明天機之妙理又解憐哀愍也夔以一足跳躑憐蚿衆足之煩勞蚿以有足而安行哀蛇無足而辛苦蛇有形而適樂愍風無質而冥昧風以飄飄而自在憐目域形而滯著目以在外而明顯憐心處內而闇塞欲明物情顛倒妄起哀憐故託夔蚿以救其病者也

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

子之使萬足獨柰何
　踸踔跉踦也我以一足跉踦快樂而行天下簡易無如我者今子驅馳萬足豈不劬勞如何受生獨異於物發此疑問庶顯天機也

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蹴夫唾而噴者實無心於大小而大小之質自分故大者如珠璣小者如濛霧散雜

而下其數難舉令蚿之衆足乃是天然機關運動而行不知所以無心自張有同賫嗟夔以人情起問蚿以天機直答必然之理於此自明

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而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

䟽蚿以衆足而遲蛇以無足而速然遲速有無禀之造化欲明斯理故設此疑問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

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悅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蕩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損聰明棄知慮總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也

蚿天然機關有此動用遲速有無不可改易無心任運何用足哉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予○

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

踦脊肋也蓬蓬風聲也亦塵動貌也蛇既無足故行必動於脊脅也似像也蛇雖無足而有形像風無形像而鼓動無方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無形有力竊有所疑故陳此問庶聞後答也

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䲡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

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註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群才之所爲使群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爲則天下莫不逍遥矣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

蹴風雖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然人以手指撝於風風即不能折指以脚蹭踏於風風亦不能折脚此小不勝也然而飄風卒起羊角乍騰則大厦爲之飛揚櫟杜以之摧折此大勝也譬達觀之士穢迹揚波混愚

智於群小之間泯是非於囂塵之內此衆小不勝也而亭毒蒼生造化區宇周二儀之覆載等三光之照燭此大勝也非下凡之所解唯聖人獨能之蹴亦有作鰌字者鰌籍蓋也今不用此解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絃歌不輟

䟽輟止也宋當爲衛字之誤也匡衛邑也孔子自魯適衛路經匡邑而陽虎曾侵暴匡人孔子貌似陽虎又孔子弟子顏尅與陽虎同暴匡邑尅時復與孔子爲御匡人

既見孔子貌似陽虎復見顔尅爲御謂孔子是陽虎重來所以興兵圍繞孔子達窮通之命故絃歌不止也

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

疏娛樂也匡人既圍理須憂懼而絃歌不止何故如斯不達聖情故起此問本亦有作虞字者虞憂也怪夫子憂虞而絃歌不止

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註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跡諱忌也拒也窮否塞也通泰達也夫子命仲由來語其至理云我忌於窮困而不獲免者豈非天命也求通亦久而不能得者不遇明時也夫時命者其來不可拒其去不可留故安而任之無往不適也夫子欲顯明斯理故寄之窮諱而實無窮諱之也

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

註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間

疏夫生當堯舜之時而天下太平使人如器恣其分內故無窮塞當桀紂之時天下暴亂物皆失性故無通人但時屬夷險勢使之然非關運知有斯得失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

註情各有所安

疏情有所安而忘其怖懼此起譬也

○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

註聖人則無所不安

疏聖人知時命達窮通故勇敢於危險之中而未始不安也此合喻也

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註命非己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羑里無異於紫極閒堂也

疏處安息也制分限也吾勑子路令其安

心我稟天命自有涯分豈由人事所能制哉

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跣無幾何俄頃之時也旣知是宣尼非關陽虎故將帥甲士前進拜辭遜謝錯誤解圍而退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

疏姓公孫名龍趙人也魏牟魏之公子懷道抱德厭穢風塵先王堯舜禹湯之迹也仁義五德之行也孫龍禀性聰明率才宏辯著守白之論以博辯知名故能合異爲同離同爲異以可爲不可然爲不然難百氏之書曰皆困窮衆口之辯咸歷生於衰周一時獨步弟子孔穿之徒祖而師之擅名當世莫與爭者故曰矜此學問達於至妙忽逢莊子猶若井蛙也

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

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跳喙口也方道也孫龍雖善於言辯而未
體虛玄是故聞莊子之言汒焉怪其奇異
方覺己之學淺始悟莊子語深豈直議論
不如抑亦智力不逮所以自緘其口更請

益於魏牟

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
埳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
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
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

能若也
䟽公子體道清高超然物外識孫龍之淺辯鑒莊子之深言故仰天太息歎息而嗤笑舉蛙鼈之兩譬明二子之勝負坎井猶淺井也蛙蝦蟆也幹井欄也甃井中累塼也跗脚趺也還顧視也虷井中赤蟲也亦言是到結蟲也蟹小螃蠏也科斗蝦蟆子也腋臂下也頤口下也東海之鼈其形宏巨隨波遊戲蹔居平陸而蝦蟆小蟲處於淺井形容既劣居處不寬謂自得於井中

見巨鼈而不懼云我出則跳躑井欄之上
入則休息乎破塼之涯游泳則接腋持頤
蹶沉則滅趺没足顧瞻蝦蟹之類俯視科
斗之徒逍遙快樂無如我者也
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
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言五

註此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
跳擅專也跱安也蛙呼鼈爲夫子也言我
獨專一壑之水而安坎井之樂天下至足
莫甚於斯處所雖陋可以遊涉夫子何不

○鼃時降步入觀下邑乎以此自多務夸於○
鼈也
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
註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
䟽縶拘也坎井狹小海鼈巨大以小懷大
理不可容故右膝繞下而已遭拘束也
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
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䟽逡巡從容也七尺曰仞鼈既左足未入
右膝以拘於是逡巡却 退告蛙大海之狀

夫世人以千里爲遠者此未足以語海之寛大以千仞爲高者亦不足極海之至深言海之深大非人所測忽以坎井爲至無乃労乎

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

䟽頃少時也久多時也推移變改也堯遭洪水命禹治之有功故稱禹時也而堯十年之中九年遭潦殷湯八歳之間七歳遭

○旱旱涯不加損潦亦水不加益足明滄波○浩汗溟渺深宏不為頃久推移豈由多少進退東海之樂其在茲乎

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註以小羨大故自失

跳適適驚怖之容規規自失之貌蛙擅坎井之美自言天下無過忽聞海鼈之談汒然喪其所謂是以適適規規驚而自失也而公孫龍學先王之道為仁義之行困百

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忽聞莊子之言亦猶
井蛙之逢海鼈也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
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
註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
疏商距馬蚿也亦名商蚷亦名且渠孫龍
雖復聰明性識但是俗知非眞知也故知
未能窮於是非之境而欲觀察莊子至理
之言者亦何異乎使蚉子負於丘山商蚷
驅於河海而力微負重智小謀大故必不

勝任也
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
者是非埳井之蛙與
䟽猻龍所學心知狹淺何能議論莊子窮
微極妙之言耶祇可辯折是非適一時之
名利耳以斯爲道豈非坎井之蛙乎此結
譬也
且彼方跐黄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
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
註言其無不至也

跣跐踰也亦極也大皇天也玄冥妙本也
大通迹也夫莊子之言窮理性妙能仰登
旻蒼之上俯極黄泉之下四方八極奭然
無礙此智隱沒不可測量始於玄極而其
道杳冥反於域中而大通於物也

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

註夫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

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

矣

註非其任者去之可也

疏規規經營之貌也夫以闚察求道言辯
索眞雖復規規用心而去之遠矣譬猶以
管窺天詎知天之闊狹用錐指地寧測地
之淺深莊子道合二儀孫龍德同錐管智
力優劣若此之類旣其不知宜其速去矣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
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註以此效彼兩失之
疏壽陵燕之邑邯鄲趙之郡弱齡未壯謂
之餘子趙郡之地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

遠來學步既乖本性未得趙國之能捨已效人更失壽陵之故是以用手踞地匍匐而還也

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

疏莊子道冠重玄獨超方外孫龍雖言辯宏博而不離域中故以孫學莊談終無得理若使心生企尚躊躇不歸必當失子之學業忘子之故步此合喻也矣

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疏呿開也逸奔也前聞莊子之談以過視

聽之表後見魏牟之說更超言象之外內○

殊外隔非孫龍所知故口開而不能合舌

舉而不能下是以心神恍惚形體奔馳者

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

願以境內累矣

疏濮水名也屬東郡今濮州濮陽縣是也

楚王楚威王也莊生心處無為而寄迹綸

釣楚王知莊生賢達盈為卿輔是以齎持

玉帛爰發使命詣於濮水先述其意願以

國境之內委託賢人王事殽繁不無憂累也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疏龜有神異故刳之而卜可以決吉凶也盛之以笥覆之以巾藏之廟堂用占國事珍貴之也問此龜者寧生全遠害曳尾泥塗之中豈欲刳骨留名取貴廟堂之上耶是以莊生深達斯情故敖然而不顧之矣

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註性各有所安也

疏莊子保高尚之遐志貴山海之逸心類澤雉之養生同泥龜之曳尾是以令使命之速往庶全我之無爲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

疏姓惠名施宋人爲梁惠王之相惠施博識贍聞辯名析理既是莊生之友故往訪之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
　跡梁國之人或有來者知莊生才高德大
　王必禮之國相之位恐有爭奪故謂惠子
　欲代之言也
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註揚兵整旅
　跡惠施聞國人之言將爲實錄心靈恐怖
　慮有阽危故揚兵整旅三日三夜搜索國
　中尋訪莊子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

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䟽鵷鶵鸞鳳之屬亦言鳳子也練實竹實也醴泉泉甘味如醴也嚇怒而拒物聲也惠施恐莊生奪己故整旅揚兵莊子因往見之爲其設譬夫鳳是南方之鳥來儀應瑞之物非梧桐不止非滇海不停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凡猥之鳶遇得臭鼠自美其味仰嚇鳳凰譬惠施滯溺榮華心貪

國相豈知莊子清高無情爭奪
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註言物嗜好不同顧各有極
䟽鴟以腐鼠爲美仰嚇鵷鶵惠以國相爲
榮猜疑莊子總合前譬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
䟽濠是水名在淮南鍾離郡今見有莊子
墓亦有莊惠遨遊之所石絕水爲梁亦言
是濠水之橋梁莊惠清談在其上也

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

䟽儵魚白儵也從容放逸之貌也夫魚遊於水鳥棲於陸各率其性物皆逍遙而莊子善達物情所以故知魚樂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䟽惠施不體物性妄起質疑莊子非魚焉知魚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註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

猶若以我非魚不得知魚子既非我何得
知我若子非我尚得知我我雖非魚何妨
知魚反而質之令其無難也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
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註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
猶惠非莊子故不知莊子莊必非魚何得
知魚之樂不樂不知之義於此無虧捨其
本宗給辯以難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循猶尋也惠施給辯有言無理棄初逐末失其論宗請尋其源自當無難循本之義列在下文

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註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

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苻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疏子曰者莊生却稱惠之辭也惠子云子非魚安知魚樂者足明惠子非莊子而知莊子之不知魚也且子既非我而知我知我而問我亦何妨我非魚而知魚知魚而歎魚夫物性不同水陸殊致而達其理者體其情是以濠上彷徨知魚之適樂鑒照

群品豈入水哉故寄莊惠之二賢以標議論之大體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九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二十

河　南　郭　象　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註忘懽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爲有樂邪而至樂無懽將以爲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

疏此假問之辭也至極也樂懽也言寰宇之中頗有至極懽樂可以養活身命者無

有哉

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註釋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

疏奚何也今欲行至樂之道以活身者當何所為造何所依據何所避諱何所安處何所從就何所捨去何所歡樂何所嫌惡而合至樂之道乎此假設疑問下自牘顯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疏天下所尊重者無過冨足財寳貴盛榮華壽命遐長善名令譽所歡樂者滋味奕口麗服榮身玄黄恱目宫商娱耳若得之者則爲據處就樂

所下者貧賤夭惡也

疏貧窮卑賤夭折惡名世間以爲下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

註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

今反以不得爲憂故愚

䟽凡此上事無益於人而流徙之俗以不得爲苦旣不適情遂憂愁懼慮如此修爲形體豈不甚愚癡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

註內而形者知足而已

䟽夫富豪之家勞神苦思馳騁身力多聚錢財積而不散用何能盡內其形者豈其如斯也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註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

疏夫位高慮遠祿重憂深是以晝夜思量獻可替不勞形怵心無時憩息其爲形也不亦疏乎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惽惽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

註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

榮也
疏夫稟氣頑癡生而憂戚雖復壽考而精
神惛闇久憂不死翻成苦哉如此爲形豈
非疏遠其於至樂不亦謬乎
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
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
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
註善則過當故不周濟
疏誠實也夫忠烈之士忘身徇節名傳今
古見善世間然未知此善是有虛實善若

實也不足以活身命善必虚也不應養活
蒼生頼諫諍而太平此足以活人也爲忠
烈而被戮此不足以活身也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註惟中庸之德爲然

疏蹲循猶順從也夫爲臣之法君若無道
宜以忠誠之心匡諫君若不聽即須蹲循
休止若逆鱗强諍必遭刑戮也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
有善無有哉

註故當緣督以爲經也
䟽吴王夫差荒淫無道子胥忠諫以遭殘
戮若不諫諍忠名不成故諫與不諫善與
不善誠未可定矣
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
邪果不樂邪
䟽果未定也流俗以貪染爲心以色聲爲
樂未知此樂決定樂邪而倒置之心未可
謂信也
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誙誙然如將不

得已

註舉群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

疏誙誙趣死貌已止也舉世之人群聚趣競所歡樂者無厭五塵貪求至死未能心息之也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註無懷而恣物耳

疏而世俗之人皆用色聲為上樂而莊生體道忘遣故不見其樂亦不見其不樂也

○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

註夫無爲之樂無憂而已

疏以色聲爲樂者未知決定有此樂不若

以莊生言之只虛澹無爲爲至實之樂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註俗以鏗鎗爲樂美善爲譽

疏俗以富貴榮華鏗金鏘玉爲上樂用美

言佞善爲令譽以無爲恬澹寂寞虛夷爲

憂苦故知至樂以無樂爲樂至譽以無譽

爲譽也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

非

註我無爲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

疏夫有爲執滯執是競非而是非無主故不可定矣無爲虛澹忘是忘非旣無是非而是非定者也

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

註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

疏幾近也存在也夫至樂無樂常適無憂可以養活身心終其天命唯彼無爲近在

其中者矣

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

註皆自清寧耳非爲之所得

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

註不爲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于爲之則有時而滯也

疏天無心爲清而自然清虛地無心爲寧而自然寧靜故天地無爲兩儀相合昇降災福泰而萬物化生若有心爲之即不能已

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

註皆自出耳未有爲而出之也

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

註無有爲之象

疏夫二儀造化生物無心恍惚芒昧參差難測芴其從出莫知所由視其形容竟無象貌覆論芒芴互其文耳

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

註皆自殖耳

○疏職職繁多貌也夫春生夏長庶物繁多

孰使其然皆自耳尋其源流從無爲種植。
既無爲種植豈有耶
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爲也
註若有爲則有不濟也
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註得無爲則無樂而樂至矣
疏孰誰也夫天地清寧無爲虛廓而昇降
生化而無不爲也凡俗之人心靈闇昧躭
滯有欲誰能得此無爲哉言能之者乃至
務也若得之者便是德合二儀冥符至樂

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

䟽莊惠二子爲淡水素交既有死亡理須往弔之

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䟽箕者垂兩脚如簸箕形也盆瓦缶也莊子知生死之不二達哀樂之爲一是以妻亡不哭鼓瓮而歌垂脚箕踞敖然自樂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疏共妻居處長養子孫妻老死亡竟不哀哭乎於人理是是無情加之鼓歌一何太甚也

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

疏然猶如是也世人皆欣生惡死哀死樂生故我初聞死之時何能獨無槩然驚歎也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疏莊子聖人妙達相本故覩察初始本自

無生未生之前亦無形質形質之前亦復無氣從無生有假合而成是知此身不足惜也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

疏大道在恍惚之內造化芒昧之中和雜清濁變成陰陽二氣二氣凝結變而有形形既成就變而生育且從無出有變而為生自有還無變而為死而生來死往變化

猶環亦猶春秋冬夏四時代序是以達人
觀察何哀樂之有哉

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
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註未明而槩已達而止斯所以諭有情者
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

疏偃然安息貌也巨室謂天地之間也且
夫息我以死臥於天地之間譬彼炎涼何
得隨而哀慟自覺不通天命故止哭而鼓
甕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虛黄帝之所休

疏支離謂支體離析以明忘形也滑介猶骨稽也謂骨稽挺特以忘智也欲顯叔世澆訛故號爲叔也冥闇也伯長也崐崘人身也言神智杳冥堪爲物長崐崘玄遠近在人身丘墟不平俯同世俗而黄帝聖君光臨區宇休心息智寄在凡庸是知至道幽玄其則非遠故託二叔以彰其義也

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

疏蹷蹷驚動貌柳生者易生之木木者棺槨之象此是將死之徵也二叔遊於崐崘觀於變化俄頃之間左臂生柳蹷然驚動似欲惡之也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

疏相與觀化貴在虛忘蹷然驚動似有嫌惡也

滑介叔曰亡予何惡

疏亡無也觀化之理理在忘懷我本無身何惡之有也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

疏夫以二氣五行四支百體假合結聚借而成身是知生者塵垢穢累非眞物者也

死生爲晝夜

疏以生爲晝以死爲夜故天不能無晝夜

人焉能無死生

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疏我與子同遊觀於變化化而及我斯乃是當待終有何嫌惡既寘死生之變故合至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

疏之過也髐然無潤澤也撽打擊也馬捶猶馬杖也莊子適楚遇見髑髏空骨無肉朽骸無潤遂以馬杖打擊因而問之欲明死生之理均齊故寄髑髏寓言答問也

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

蹠夫子貪欲貧生失於道理致使夭折性命而骸骨爲此乎

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

蹠爲當有亡國征戰之事行陳斧鉞之誅而爲此乎

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

蹠或行姦盜不善之行世間共惡人倫所恥遺愧父母羞見妻孥慚醜而死於此乎

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

䟽餒餓也或遊學他鄉衣粮之盡患於飢凍死於此乎

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䟽春秋猶年紀也將子有黃髮之年耆艾之壽終於天命卒於此乎

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

䟽卒終也援引也初逢枯骨援馬杖而擊之問語既終引髑髏而高枕也

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

說乎
疏覩於此子所言皆是生人之累患欲論死道則無此憂虞乎是生人頗欲聞死人之說乎莊子睡中感於此夢也

莊子曰然
疏然許髑髏欲其死說

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

○疏夫死者魂氣昇於天骨肉歸乎土旣無○

四時炎涼之事寧有君臣上下之累乎從
容不復死生故與二儀同其年壽雖南面
稱孤王侯之樂亦不能過也

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
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

疏莊子不信髑髏之言更説生人之事欲
使司命之鬼復骨肉反妻子歸閭里願欲
之乎

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
爲人間之勞乎

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生之旨也

䟽深嚬蹙頞憂愁之貌也既聞司命復形反於鄉里於是實愁嚬蹙不用此言誰能復爲生之勞而棄於南面王之樂耶

顔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

○䟽顔回自西之東從魯往於齊國欲將三

皇五帝之道以教齊侯尼父恐不逗機故
有憂色於是子貢避席自稱小子敢問夫
子憂色所由

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
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疏褚容受也懷包藏也綆鑵索也夫容小
之器不可以藏大物短促之繩不可以引
深井此言出管子之書孔丘善之故引以
爲譬也已

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

不可損益

註故當任之而已

疏夫人稟於天命愚智各有所成受形造化情好咸著所適方之鳧鶴不可益損故當任之而無不當也

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

號黃帝堯舜五帝也燧人神農三皇也恐
顏回將三皇五帝之道以說齊侯旣而步
驟殊時澆淳異世執持聖迹不逗機緣齊
侯聞此大言未能領悟求於己身不能得
解胱不得解悟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
己必殺顏回

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
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
號郊外曰郊御迎也九韶舜樂名也太牢
牛羊豕也昔有海鳥名曰爰居形容極大

頭高八尺避風而至止魯東郊實是凡鳥而妄以為瑞藏文仲禮之故有不智之名也於是奏韶樂設太牢迎於太廟之中而觴宴之也而藏文仲用為神鳥非關魯侯但飲鳥於魯廟之中故言魯侯觴之也

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疏夫韶樂太牢乃爰乃善而施之爰居非所餐聽故目眩心悲數日而死亦猶三皇五帝其道高遠施之齊侯非所聞之也

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
　䟽韶樂牢觴是養人之具非養鳥之物也
　亦猶顔回以己之學術以教於齊侯非所
　樂也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
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虵而處
　䟽壇陸湖渚也鰌泥鰌也鰷白魚子也逶
　迤寛舒自得也夫養鳥之法宜棲茂林放
　洲渚食魚子浮江湖逐群飛自閑放此以
　鳥養之法養鳥者也亦猶齊侯率己所行

逍遙自得無所羨也

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

譊奚何也譊喧聒也咸池堯樂也洞庭之野謂天地之間也還繞也咸池九韶唯人愛好魚鳥諸物惡聞其聲愛好則繞而觀之惡聞則高飛深入既有欣有惡八音何用爲乎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

疏魚好水而惡陸人好陸而惡水彼之人魚稟性各別好惡不同故死生斯異豈唯二種萬物皆然也

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註各隨其情

疏先古聖人因循物性使人如器不一其能各稱其情不同其事也是知將三皇之道以說齊侯者深不可也

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註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疏夫因實立名而名以召實故名止於實不用實外求名而義者宜也隨宜施設適性而已不用捨己效人如是之道可謂條

理通達而福德扶持者矣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

註名以所遇為樂

疏攓拔也從傍也禦寇困於行李食於道

傍仍見枯朽髑髏形色似久言百歲者舉其大數髑髏隱在蓬草之下遂拔却蓬草因而指麾與言然髑髏以生爲死以死爲生列子則以生爲生以死爲死生死各執一方未足爲定故未嘗死未嘗生也

汝果養乎予果歡乎

註歡養之實未有定在

疏汝欣冥冥冥冥果有怡養乎我悦人倫人倫決可歡乎適情所遇未可定之者也

種有幾

註變化種數不可勝計

疏陰陽造物轉變無窮論其種類不可勝計之也

得水則為㡭

疏潤氣生物從無生有故更相繼續也

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

疏鼃蠙之衣青苔也在水中若張綿俗謂之蝦蟆之衣也

生於陵屯則為陵舃

疏屯阜也陵舃車前草也既生於陵阜高

陸即變爲車前也

陵舄得鬱棲

䟽鬱棲糞壤也陵舄旣老變爲糞土也

則爲烏足

䟽糞壤後化生烏足之草根也

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

䟽蠐螬蝎蟲也胥胡蝶名也變化無恒故

根爲蠐螬而葉爲胡蝶也

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

䟽鴝掇蟲名也胥得熱氣故作此蟲狀如

新脫皮毛形容雅淨也

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

䟽乾餘骨鳥口中之沫化爲斯彌之蟲

斯彌爲食醯

䟽酢甕中蠛蠓亦爲之醯雞也

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

䟽軦亦蟲

瞀芮生乎腐蠸

䟽並蟲名也腐蠸螢火蟲也亦言是粉鼠

蟲

羊奚比乎不箰久竹

疏並草名也

生青寧

疏羊奚比合於久竹而生青寧之蟲也

青寧生程

疏亦蟲名也

程生馬馬生人

疏未詳所據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註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疏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造化者無物也人既從無生有又反入歸無也豈唯在人萬物皆爾或無識變成有識有識變爲無識或無識變爲無識或有識變爲有識千萬變化未始有極也而出入機變謂之死生既知變化無窮寧復欣生惡死體斯趣旨謂之至樂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